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6 期
2004 年 6 月，頁 83-104
本文 2004.5.10 收稿，2004.6.1 通過刊登

〈源氏退居須磨記〉對中國史書及文學的受容

陳 明姿*

摘 要

《源氏物語》雖然是以描寫主人源氏公子之私生活爲主的物語，但因源氏公子是桐壺帝最寵愛的皇子，又是朱雀帝的弟弟，亦是當朝的攝政大臣，身份特殊，縱然只是描述其私生活，亦難免會有政治投影。當中尤其是〈退居須磨記〉的這一段更是不折不扣的政爭物語，堪稱源氏政治生涯中最富起伏變化的一段。作者本爲一精通中日文學的文學家，在描寫該段物語之際，更是充分展現其豐富的才學，大量徵引先行典故，除一些原爲當代讀者所熟知的日本的先例及和歌外，更擷取不少中國的相關典故及詩詞，使得該段故事洋溢著濃郁的中國氣息。本文作爲探討《源氏物語》與中國文學、文化關連之一環，特別聚焦於〈退居須磨記〉，首先考察作者攝取了哪些中國的史書、文學，並探討其何以及如何融入這些典故及詩詞，並因此收到何種效果。

關鍵詞：須磨、史記、白氏文集、尚書、周公、儒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立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A Study of the Tale of Genji's Exile at Suma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Historical Works and Literature

Chen, Ming-tzu*

Abstract

The focus of *Genji Monogatari* is the private life of Genji, but Genji happens to be the favorite son of Emperor Kiritsubo, the younger brother of Emperor Sujyaku, and the minister regent of the Court. Being such a leading personage, even his private life is closely linked with politics. Actually, *the Tale of Genji's Exile at Suma* is an out-and-out story of political struggles.

Lady Murasaki Shikibu, the writer of the book, has a good command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s. Besides Japanese allusions and waka (Japanese poem), she quotes a lot from Chinese poems and literary works.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investigate how many Chinese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works and allusions the authoress takes in, how she mixes them together with her novel, and what results she achieves.

Key words: Suma, *Shih Chi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Works of Bai*, *The Book of History*, Chou Gong (Duke Chou), Confucianism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須磨退居記」における中国の史書及び文学の受容

陳 明姿*

要　旨

『源氏物語』は主人公光源氏の私的な世界を語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物語である。だが、光源氏は桐壺帝の最愛なる皇子であり、朝廷の摂政大臣でもあるという特殊な身分の人物である。そのため、私的な世界の語りとはいっても、公的な世界である政治の面からの投影も免れ難い。その中で、特に「須磨退居記」においては、その様相をもっとも強く表している。政争の荒々しい風も強く感じさせる部分である。又、これはいわば光源氏の生涯の中で、もっとも起伏変化に富んだ部分であると言える。作者はもとより日中両国の古典文学に素養の深い文学者で、この部分を描くに際して、とりわけその才学を最大限に発揮し、日本の先行作品や史実ばかりでなく、中国の史書の典故や『白氏文集』などの詩句が多く取り入れられており、作品中に中国的な趣が色濃く漂っている。拙論は『源氏物語』と中国文学･文化とのかかわりを探求する一環として､「須磨退居記」に焦点を持て､『史記』や『白氏文集』が「須磨退居記」に何故、且どのように取り入れられ、そして、それによってどのような文芸的世界を拓いていったのかを試みに考察しようとしたもの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須磨、史記、白氏文集、尚書、周公、儒家

* 国立台湾大学日本語文学系主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源氏退居須磨記〉對中國史書及文學的受容

陳 明姿

一、 引言

日本平安時代繼大化革新之後，引進中國的儒家思想及各種制度等，對女性行爲有諸多規範，當代女性無法像男性一樣自由參與政治，公開評論政治自然亦被視爲禁忌，因此平安女作家在描寫與政治有關的事件時多採取較含蓄、曖昧的寫法。平安才女紫式部在《源氏物語》〈賢木〉卷裡寫完桐壺上皇臨終前對朱雀帝的種種叮囑後，又加上一句:「身爲女流之輩的作者，本不該傳述此類國家重大政治，記此一端，亦深覺逾越本分[1]。」這當然亦是顧及當時社會風習之下的自我隱蔽之詞，然而雖然作者刻意低調處理，卻由於《源氏物語》的主人翁源氏公子既是桐壺上皇最寵愛的皇子，又是朱雀帝的弟弟，冷泉帝的親生父親，同時亦是朝廷重要攝政大臣，身份特殊，縱然僅是描述其私生活，亦難免會有政治投影。因此讀者們仍可從作品裡看出有若干情節與政治有關，當中最明顯的便是源氏公子退居須磨的這一段物語；源氏由一意氣風發之皇子淪落至流放須磨之身，〈賢木〉卷至〈明石〉卷這四卷裡所敘述的源氏退居須磨的經過是一不折不扣的政爭物語。此外這段故事亦銜接了〈桐壺〉〈若紫〉兩卷裡的預言[2]，堪稱是源氏政治生涯中最富高潮起伏的部分 。作者紫式部本爲一精通中日文學的文學家，在描寫該段故事之際，更是充分展現其豐富的才學，大量徵引各種先行典故，除一些日本原爲當代讀者所熟知的先例外，更擷取不

---

[1] 原文爲日文，筆者訳自阿部秋生等校注・譯《源氏物語》(二)〈賢木〉卷《日本古典文學全集》13（東京：小學館，1981 年 6 月第十一版）頁 88

[2]《源氏物語》〈桐壺〉卷裡描述高麗相士看過源氏相貌之後說道:「這位公子的相貌看來應是國之君主，位登九五之尊者，然而若果如此，又恐國家會發生變亂，而遭逢憂患，但若是當朝廷柱石輔佐天下政治，則又與其相貌不合」暗示源氏具帝王之相。之後在若紫卷裡源氏與藤壺中宮暗通款曲，藤壺中宮因此懷孕，源氏亦做了一個怪夢，召人前來解夢卻是吉夢，判語是源氏公子將成爲天子之父，但占夢之人同時又說:「此夢吉中帶兇，須謹言慎行」，便是應驗在須磨退居一事 ，參考阿部秋生校注・訳《源氏物語》(一)《日本古典文學全集》12（東京：小學館，1979 年 7 月第十二版）頁 116 及頁 308。

少古代中國的相關典故，使得該〈退居須磨記〉洋溢者濃郁的中國氣息。

本文作爲探討《源氏物語》與中國文學。文化關連之一環，特別聚焦於〈賢木〉卷〈花散里〉卷〈須磨〉卷〈明石〉卷等四卷裡的〈源氏退居須磨記〉(有關源氏退居須磨經過的物語)。首先檢索作者攝取了那些中國的史書、文學，並探討其何以及如何融入這些典故，又因此具有何種效果，希冀藉由這次探索對中日兩國古代文學之關連及作者之意圖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二、對史書的受容－以《史記》為主－

源氏公子退居須磨之緣由大致如下：

桐壺上皇駕崩之後，源氏公子頓時失去後盾，權力核心移轉至弘徽殿太后（朱雀帝之生母）及右大臣（太后之父）手中，朱雀帝個性懦弱，雖未忘卻桐壺上皇的告誡，卻也不敢違拗母后之意。源氏公子、左大臣（源氏之妻葵夫人之父）及藤壺皇后（桐壺上皇之皇后）等一群人受到打壓過著失意的日子。左大臣因此辭去官職，藤壺皇后又爲擺脫源氏公子的糾纏遁入空門，源氏更覺孤單寂寞、鬱悶寡歡，爲填補心靈的空虛與寂寞，與原本就和源氏公子有一段情，在後宮任職尚侍[3]的朧月夜君（右大臣之女）繼續往來。朧月夜君因患瘧疾，退居右大臣府中療養，病情痊癒之後，與源氏公子互通音問，兩人暗通款曲。終於在某一雷雨交加的夜晚，被右大臣撞見，並告知弘徽殿太后。太后性情較右大臣兇狠，又對源氏公子早就懷恨在心，得知此事後，怒不可遏，便思趁此機會，擊垮源氏公子。於是源氏被羅織意圖謀反之罪名，遭除名（除去官爵）處分，更擬進一步判其流刑，源氏面臨如此險惡情勢，爲免淪落至更不幸境遇，甚至波及東宮太子（後來的冷泉

[3] 依池田龜鑑《平安朝的生活與文學》(東京：角川文庫，1971 年 7 月十一版）頁 33 記載道：尚侍負責奏請、傳宣等職務，爲內侍司之長官，本來相當於從五位，平成天皇後升爲從三位，後來亦有成爲天皇妃子或太子妃等的，因此亦被視爲準后妃。在這裡是指朧月夜君還只是後宮女官之一，尚未成爲朱雀帝正式妃子之意。亦因此源氏公子並非與朱雀帝之妃子有不倫之情事發生，照理不致於被判處流刑。

帝）遂決意離開京城，自行退居須磨[4]。

古代的日本及中國皆有不少政治家因蒙受不白之冤，而遭流放。與作者同一時代遭受陷害的日本的名政治家則有西宮左大臣源高明[5]、小野篁[6]、菅原道真[7]及藤原伊周[8]等。《蜻蛉日記》的作者藤原倫寧之女在其作品裡亦記載過源高明的遭遇；《蜻蛉日記》中卷安和二年裡寫道：「二十五、六日時分，左大臣遭流放」[9]「左大臣何以遭逢如此悲運，誠令人悲痛」《蜻蛉日記》作者的同情之詞亦反映出當代人對左大臣遭遇的不平。博學多聞的紫式部當然不可能不知此事。源氏公子的人物設定既然具有源高明的影像，當然其謫居的舖設亦不可能不受高明左遷史實的影響。而藤原伊周則與紫式部則是同年代的人，亦因爲在政爭中，道長擊垮了伊周、道長之女彰子才順利成爲宮中的皇后，宮中因此史無前例的出現兩位皇后（另一位是伊周之妹定子，定子早就是皇后），身爲彰子身邊女官的式部當然不可能不意識到伊周的存在。除了高明、伊周外，小野篁、菅原道真等人被流放一事亦都在當代社會喧騰一時，作者當然記憶猶新。然而源氏公子與這些人的遭遇最大的不同，在於他是自行退居須磨，而非遭受流放。關於此點已有諸多先賢達俊指出[10]。仔細閱讀《源氏物語》亦可發現源氏公子與一般被判流放者有所區別，首先源氏公子擁有充分的自由，在離開京城

---

[4] 須磨爲於今之神戶市西南方海岸之地，隔著明石海峽與淡路島遙遙相對。

[5] 源高明（914～982）爲醍醐天皇之皇子，母周子爲更衣，賜姓源，冷泉天皇時位登左大臣，著有《西宮記》故被稱爲西宮左大臣，969 年因安和之變，爲右大臣藤原師尹陷害，左遷爲太宰員外帥，972 年又蒙召喚回京，並賜封邑，卻未重返政界。

[6] 小野篁（801～852）爲小野岑守之子，被任命爲遣唐副使，因不滿大使藤原常嗣之專橫，稱病不受命，遭流放至隱岐後，又被召回擔任參議。

[7] 菅原道真（845～903）菅原是善之三男，醍醐天皇時任右大臣，受左大臣藤原時平忌恨，向天皇讒言菅原道真欲廢醍醐帝，擁立自己女婿爲天皇，於 901 年被左遷爲太宰權帥。903 年年死於流放地筑紫。之後異變屢起，於 923 年被赦免並恢復原官位。

[8] 藤原伊周（974～1010）爲關白藤原道隆次男，一條天皇皇后定子之兄，994 年其父沒後，本期能繼其父職，卻爲其叔父藤原道長取而代之，於 996 年被誣欲以箭射花山天皇，遭流放爲太宰權帥，翌年准其入京，未幾又准其上朝參君。

[9] 木村正中等校注・譯《土佐日記、蜻蛉日記》《日本古典文學全集》（東京：小學館，1995 年 11 月）頁 206

[10] 源氏離開京都是自發性的退居，已有諸多先賢達俊論及，當中以清水好子的〈須磨退居與周公東遷〉《源氏物語論》（東京 塙書房、1966 年）頁 220～頁 246 有最詳細的敘述。

臺灣大學學術 圖書資料庫

之前，他還前往右大臣、藤壺中宮、花散里姬，甚至桐壺上皇陵寢前告別。其次其財產亦未被沒收，再者他在須磨居住期間亦不若菅原道真須閉門思過。因此源氏公子的退居須磨應是在其被判流刑之前，爲保護東宮太子，自己亦免於淪落至更悲慘的境遇，而迅速做的明智決斷。

清水好子指出源氏公子自發性離開京城，退居須磨的舖陳應是受了《尙書》〈金縢〉的影響[11]。〈金縢〉原文如下：

>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
>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于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後略）[12]

這裡的「居東二年」，若對照《史記》裡的〈周本紀〉及〈魯周公世家〉的記載，應是「興師東伐」之意，即便周公平亂之後，暫居東方，其赴東的主要目的亦是爲了要討伐亂賊盤庚、管叔、蔡叔一干人，因此

[11] 同註十。
[12] 屈萬里註釋《尙書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 10 月十版）頁 84～頁 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源氏公子爲了不見容於朝廷而含冤自貶至須磨之情形，實則有所不同。不過〈魯周公世家〉裡，卻有下面這段記載：

>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並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13]

由「周公奔楚」一詞可看出周公旦亦是因受小人讒譖，遭成王懷疑，才含冤離開京城逃至楚，該段記事與源氏退居須磨之緣由較接近，熟悉《史記》的式部在這段故事時，很有可能參考了〈魯周公世家〉的這段記載。源氏退居須磨的這段故事處處可見《史記》的痕跡。〈賢木〉卷裡桐壺帝駕崩後，源氏公子受到右大臣派系的打壓日益嚴重，太后親信更常對其冷嘲熱諷。某日，弘徽殿太后的哥哥藤大納言的兒子頭弁的坐車與源氏公子車子擦身而過時，還朗誦道：「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譏諷源氏公子將不利於朱雀帝。這裡的「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正是引用自《史記》〈鄒陽列傳〉裡的名句。[14]又同一卷中藤壺皇后爲弘徽殿太后的跋扈專橫及源氏公子的糾纏求愛所苦時，對自己的處境十分憂慮，想道：「照此下去，我即使不慘遭戚夫人的命運，也將會淪爲天下人的笑柄」[15]這裡所提及的「戚夫人」亦是眾所皆知的〈呂太后本紀〉所出現的悲劇人物。[16]下面的這一段亦是一例。

> 源氏公子離開京城之後，自朱雀帝以下，許多人都掛念他。（中略）源氏公子兄弟輩的諸皇子以及公子親善的諸公卿，起初常寄信慰問，並有富情趣的詩文相互唱和。弘徽殿太后得知之後，很不高興，罵道：「獲罪朝廷的人，不得任意行動，連飲食之事都要受限制，然而源氏竟在流放地造起風雅的宅第，又作詩諷詠時世，居然還有人與他唱和，像附和趙高指鹿為馬一樣」[17]

---

[13] 司馬遷撰《史記》（台北：宏業書局，1987 年 6 月）頁 401
[14] 註十三同揭書 頁 668。
[15] 譯自阿部秋生等校注・譯《源氏物語》（二）《日本古典文學全集》13（東京：小學館，1981 年 6 月）頁 106
[16] 註十三同揭書 頁 110
[17] 同註十二 頁 1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弘徽殿除了怒罵這些與源氏吟詩唱和的人以外，更將源氏比你成欺君罔上的奸佞趙高。源氏公子與趙高完全不同，自是不在話下，但趙高的指鹿爲馬亦是《史記》〈秦始皇本紀〉裡的典故。由上面的這些例子可以看出這段物語確實與《史記》有密切的關連。

又除了直接引用《史記》的典故語句以外，亦有不少情節類似之處。〈須磨〉卷裡源氏公子遭除名後赴須磨前的一段：

> 本來門前車馬雲集，幾無隙地；如今冷冷清清，無人上門了。此時源氏公子方悟世態之炎涼與人情之冷漠，餐廳裡的飯桌，有半數上面堆積著塵埃，舖地的軟席亦有不少折疊起來[18]

桐壺上皇在世時，源氏公子極得勢，邸宅賓客雲集，目前因時移世變，不見容於當代權勢者，遭受除名處分，因此那些交情不深的人唯恐來訪，會見罪於右大臣等人，不敢上門，一下子二条院變的冷冷清清。此情此景，除了有白樂天〈琵琶行〉裡的「門前冷落鞍馬稀」的旨趣外，也與擁有三千食客的孟嘗君在遭齊王除去相位後，「諸客盡去」的狀況十分類似。前面雖未有特別描述源氏公子邸宅裡賓客雲集的情形，但在〈賢木〉卷裡，當源氏公子的詩歌受眾人讚賞之時，他曾自負的吟頌道：「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在此固然是在強調以自己的出身背景怎可不具有出類拔萃的文才，但熟悉這個典故的人都知道，這是〈魯周公世家〉裡周公告誡其子伯禽的話。當伯禽代周公就封於魯時，周公說道：「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以自己的身份尚且「一沐三提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去天下之賢人」[19]周公以自己爲例，向其子說明自己如何謙恭待人，廣納天下賢人，要其子伯禽赴任之後，不可「以國驕人」，須禮賢下士之意，由此可以推知周公邸宅必是賓客雲集，既然作者將源氏比擬成周公，則源氏公子邸院亦應有不少賓客，不過關於周公，並未有記載其失勢後賓客離去的情形，倒是擁有三千食客的孟嘗君遭除去相位之後，食客都離去。因此物語裡敘述源氏因遭除位，府邸賓客頓減，竟淪落至「餐

[18] 同註十四　頁 636。
[19] 同註十三　頁 401。又《蒙求》裡亦有收錄該故事，但熟悉《史記》的武部應當也看過〈魯周公記〉的這段故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廳飯桌有半數上面堆積著塵埃」「軟席亦有不少折疊起來的」冷清情形，頗與食客離去後的孟嘗君邸宅情景一致，應是作者在構思該段政爭物語時，亦參考了孟嘗君的故事及其敘述手法，然而亦因加入了這段描述，讓讀者將其與擁有眾多賓客的孟嘗君連想在一起，進一步勾畫出源氏公子本來在朝廷的地位，政治影響力及其待人處事的人物形象。

其次，將目光移轉至源氏公子受召還的部分。後藤祥子指出其受菅原道真怨靈傳說的影響[20]清水好子則根據《花島余情》等諸古注指出其受到《尚書》〈金縢〉周公故事影響[21]。究竟受到何者影響亦或與該兩者皆有關？且先從須磨發生天變風雷之部分探討起。

退居須磨的源氏公子爲祈求能早日返京，於三月一日上巳日前往海邊修禊，向天地神明說自己冤屈，未料祓禊未完

> 忽然風起雲湧，天昏地暗，眾人驚慌吵雜，大雨突如其來，聲勢異常猛烈。（中略）不久以前，風平浪靜，此時忽起暴雨，飛沙走石，浪濤洶湧。諸人狂奔返抵，幾乎足不履地，海面像是蓋了一床棉被似地，膨脹起來。電光閃閃，雷聲隆隆，彷彿雷電即將打在頭上。（中略）雨腳沈重落地，像是要穿透一切所經之地。眾人皆憂慮的想道：「照這光景，世界就要毀滅了。」[22]

這次的天災當然不只發生在須磨，京城亦是狂風暴雨。作者在敘述京都方面的災情時，除了寫道：「政事已告停頓[23]」外，並且強調道：「這一年宮中常常發生不祥之兆、變異之事接連而起[24]」。顯然作者有意強調這是一次全國性的天災地變，而且這似乎與朝廷主政者施政失德有關。又除了天變之外，式部另加入了四則夢，當中兩則是源氏公子的夢，分別是住吉大神及桐壺上皇亡靈出現在源氏公子夢中指引其迅速離開須磨。第三則是明石入道（居士）的夢，住吉大神在夢中指示其

---

[20] 後藤祥子〈帝都召還的論理--《明石》卷與菅公故事〉《源氏物語的史的空間》（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86 年 2 月） 頁 18～頁 35。
[21] 同註十。
[22] 同註十五 頁 210。
[23] 同註十五 頁 214。
[24] 同註十五 頁 2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往須磨接源氏公子來明石。第四則是朱雀帝的夢：

> 且說這一年，常常發生不祥之兆，變異之事接連而起。三月三十日，雷電交加、風雨狂暴之夜，朱雀帝做一個夢，看見桐壺上皇站在清涼殿正面的階下，臉色非常不快，兩眼瞪著朱雀帝，朱雀帝默不作聲，肅立聽命。桐壺上皇曉諭的話甚多，主要的似乎是關於源氏公子之事。朱雀帝醒後，非常恐怖，又很悲痛，便把這夢稟告弘徽殿太后。太后說：「風雨交作、天氣險惡之夜，晝間所思之事，往往入夢。不要驚惶失措。」[25]

由於弘徽殿太后的反對，朱雀帝不敢違逆母命，召源氏回京。但或許是在夢中與父皇四目交射之故，忽然患了眼疾，太政大臣也在此時亡故。死亡疾病之事相繼發生，四境人口不安，太后亦臥病不起，朱雀帝心裡有數，這一切的災變、疾病都是上天在懲罰他政令不公，他屢次向太后說：「必定是讓源氏蒙不白之冤，受沈淪之苦，才有此報，應召其回京，並賜還原爵位。[26]」然而太后依舊態度強硬。未幾太后病情日益沈重。翌年朱雀帝自身也染病，謠言滿天下，朱雀帝終於決定讓位給東宮，而輔佐新帝的攝政大臣，幾經思考，則以源氏公子最合適。因此朱雀帝不顧太后反對，決定召源氏公子回京。

換言之，上天爲曉諭政令不公而發生天變，接著祖靈桐壺帝亦出現在朱雀帝夢中告誡其失政，但由於太后的反對，懦弱的朱雀帝不敢召源氏回京，於是上天繼續降下各種災變、疾病，太后及朱雀帝亦因此罹病。朱雀帝已無法繼續執政，只好讓位東宮，而眾大臣中最有能力，並適合輔佐新帝的人則非源氏莫屬，因此召源氏回京。

後藤祥子指出該段與菅公傳說有若干點類似。首先是朱雀帝的夢，後藤氏認爲朱雀帝夢見桐壺帝立於清涼殿正面的階下，兩眼瞪著他加以斥責的一節有《天滿宮託宣記》及《北野緣起》的蹤影[27]。後藤氏所摘錄的《天滿宮託宣記》係 992 年 12 月 4 日安樂寺禰宜（相當於女巫）藤原道子的託宣。菅公靈魂藉由藤原道子口中所陳述的內容

[25] 同註二十一。
[26] 譯自註十五 241 頁，
[27] 同註二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致如下：

> 我亡故後，上清涼殿參謁帝皇，悉奏往事，帝合掌流淚，陳述當時事。緣臣下矇蔽，不令知實情，是故皇威亦蕩然無存。[28]

又所節錄之《北野緣起》內容大致如下：

> 菅丞相現身清涼殿，拜見龍顏，陳述己未犯過一事，帝甚驚惶，當年事乃為臣下所矇蔽。[29]

姑且不論住在京都的紫式部是否有看過遠在筑紫（九州）的女巫的託宣，僅就內容來看，兩者便大不相同。桐壺上皇亡靈是以朱雀帝父皇身份出現於其夢中，告誡其失政，不應將其視爲一般的怨靈，而且朱雀帝一開始便未認爲源氏有罪，只是不敢違背母后意旨而已，又雖被斥責，並因此患眼疾，卻因太后反對，仍無法赦免源氏的罪，召其還京，而是在上天繼續降禍，連朱雀帝自身亦染病，無法繼續執政，才讓位，並召源氏回京輔佐新帝的，與菅公傳說裡醍醐天皇本來不知菅公是冤枉的，直到夢見菅公怨靈，瞭解其冤情後才赦免其罪的情形有所不同。其次後藤祥子又指出上巳之禊與天拜山神話有關。其所摘錄《北野緣起》之文大致如下：

> 於鎮西時，做祭文陳己之清白，登高山，向天道祈求七日，祭文漸飛昇入雲，思其應達梵天處。（中略）菅丞相，仰望蒼天七日七夜，誠心盡力終成天滿大自在天。[30]

後藤氏認爲因其生前虔心向神祈禱，訴說其清白，所以死後成神，並有京都落雷事件發生，因此與源氏公子向神訴說自己委屈，並引起暴風雨是相同的，然而源氏在祓禊未完之際，立刻有感應，發生天變，並發展成得以被召還京城的結局，菅原道真卻是死於流放地，並在其

---

[28]筆者譯自《新校群書類從》卷 第二十 498頁「我入滅乃後爾。清涼殿爾參(ジ)天帝皇爾對面(ジ)天。具(ニ)古事ヲ奏する爾。合掌天淚ヲ流給天。彼時乃事ヲ被宣留。然而臣下爾不令知寸。依無皇威奈リ」

[29]筆者譯自《新校群書類從》卷 第十九 484頁「又菅丞相清涼殿に化現して龍顔にまみえ奉りて、あやまたざるよしをのべ申給ひける時、「御門」おそれ給ひてこしらへ申給ふ事ども有けり」

[30]筆者譯自《新校群書類從》卷 第十九 481頁「鎭西におはしましける時、御身に罪なきよし祭文を作らせ給ふて、高山にのぼりて、七ヶ日天道に訴申させ給ひける。祭文やうやく飛昇て雲を分て入にけり、梵天までもいたりぬらんとぞ覺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死後七、八年京城才有怨靈傳說及落雷事件發生。兩者顯然不同。至於祖靈出現於夢中，斥責子孫政令不公，若不補救將有更大災禍降臨的舖設，倒是與《後漢書》卷十(下)〈孝靈帝紀〉第八下列這段故事十分相似。

> 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勃海王悝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恐，以事問於羽林左監許永曰：「此何祥？其可攘乎？」永對曰：「宋皇后親與陛下共承宗廟，母臨萬國，歷年已久，海內蒙化，過惡無聞。而虛聽讒妬之說，以致無辜之罪，身嬰極誅，禍及家族，天下臣妾，咸為怨痛。勃海王悝，桓帝母弟也。處國奉藩，未嘗有過。陛下曾不證審，遂伏其辜。昔晉侯失刑，亦夢大厲被髮屬地。天道明察，鬼神難誣。宜併改葬，以安冤魂。反宋后之徙家，赴勃海之先封，以消厥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卷十下靈帝宋皇后）[31]

該則夢主要是因孝靈帝聽信王甫之言，未加明察竟讓勃海王悝及宋皇后冤死，有損君德，所以桓帝出現於其夢中，責其失刑，告知上帝即將降禍，果然因孝靈帝未能採信許永之諫言，「反宋后之徙家」「復勃海之先封」，不久便因天譴而駕崩，朱雀帝只是讓源氏公子流放至須磨而已，並未殺他，所以罪狀不若孝靈帝深，但亦因政令不公，而發生天災，並遭桐壺上皇亡靈斥責，又因未能聽從父皇之言，立刻召源氏公子還京，以致上天繼續降禍，最後朱雀帝自身亦染病，只好讓位東宮。從遭祖靈斥責及上天降災之點而言，大量汲取中國史書內容的式部在撰寫朱雀帝夢時極有可能是參考了《後漢書》漢孝靈帝的夢。另外有關天變地異的部分，清水好子根據諸古注指出其受《尚書》〈金縢〉的影響[32]，〈金縢〉後半的內容如下：

> 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

[31] 見《後漢書》頁 171（台北：藝文書店）。
[32] 同註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之；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交，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遂則大熟。[33]

清水氏認爲源氏公子蒙不白之冤退居須磨一年後，上天以風雷災變來顯示其清白之點與《尚書》〈金縢〉裡周公的境遇十分類似。因此這段物語應是受《尚書》的影響。按〈金縢〉的成王是在災變之後，開啓金縢之書，才發覺自己誤解了周公，而改變了其對周公的態度，並追頒一些對周公應有的榮譽政令。然而《源氏物語》裡的朱雀帝卻一開始便知道源氏公子是清白的。只是不敢違逆母后的意旨而已。因此如果只是要讓朱雀帝知曉源氏公子是清白的而改變決策，召還源氏公子，倒可不必導入天變。然而姑且不論天子是否知曉事情的真相，就「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34]此點而言，須磨的天變則是必然的，紫式部亦應讀過《史記》裡的這種儒家思想。因此就上天以天變來警告天子失德這點而言，兩者倒是一致。雖然作者是否看過《尚書》不得而知。而《史記》〈魯周公世家〉裡卻有類似的內容。只是依〈魯周公世家〉裡的記載，是在周公死後才發生天變風雨，與《尚書》有些許出入，然而不管那一者，都具有上天以風雨天災來諭示政令不均、人主失德之意。就上天以暴風雨來告誡天子失德這點而言，源氏公子受召還的舖設確實受到周公傳說的影響。

紫式部身爲宮中女官，應聽過甚至親眼目睹源高明、菅原道真、藤原伊周等當代政治家在政爭中受陷害情形。但身爲女性作家的作者在撰寫這段政爭物語時仍然十分謹慎，參考了專門記述政治大事的各種中國史書的內容及其表現手法。除了讓內容更精彩逼真，豐富感人外，同時亦容易讓讀者將該段物語的人及事與《史記》等史書裡所描

[33] 同註十二。
[34] 註十三同揭書頁 1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寫的事件及人物的特性聯想在一起，這一點在源氏公子的人物造型及其言行遭遇裡更爲明顯。本來源氏公子在作品裡就有被描寫成當代理想政治家的傾向。如〈賢木〉卷裡桐壺上皇臨終之時，叮囑朱雀帝以源氏爲輔佐大臣時，便有如下的評論：「此子雖然年輕，卻頗能勝任政治，由他的相貌也可看出他具有治國平天下的才能。因此，我爲避免諸皇子妒忌而不封他爲親王，將他降爲臣下，使他成爲朝廷的後援人，不可辜負我的苦心。」可見桐壺上皇認爲源氏是治國平天下的人才。之後朱雀帝退位時，替新帝找攝政大臣時，亦認爲源氏是最理想的人選，所以才不顧弘徽殿太后的反對，召他回來。作者在描寫源氏公子其人其事之時，屢次提到周公的典故，如〈賢木〉卷裡的「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又在源氏自行退離京城的舖設裡出現了「周公奔楚」的痕跡，甚至召還的故事裡亦加入周公的暴風雨傳說，讓讀者很自然的將源氏公子勾畫成周公類型的政治家。紫式部藉由汲取中國史書裡的典故、故事，欲將源氏公子造型成儒家思想裡理想政治家的意圖至爲明顯。

三、對文學的受容－以《白氏文學》為主－

除了《史記》等典籍的各種故事外，本段物語亦攝取了不少白詩等的中國的詩詞。首先先從〈賢木卷〉探討起。源氏公子得知六條御息所下定決心要隨女兒齋宮同赴伊勢之後，深覺對御息所有諸多虧欠，特地前往御息所住處野宮探訪。時值秋季清晨，兩人分離之際源氏公子知道今後將很難再與御息所見面，十分悲傷，低吟道：「自古曉別催人淚，偏逢秋季愁更深，」六條御息所亦回道：「秋別已是淚滿襟，蟲鳴更添愁無限」。[35]丸山キョ子指出兩人的和歌都蹈襲了白詩的〈暮立〉[36]。其詩句爲「黃昏獨立佛堂前　滿地槐花滿樹蟬　大抵四時心摠苦　就中斷腸是秋天」[37]。在強調生離的感傷場面。〈暮立〉確實具悲

[35] 註十五同揭書頁 82
[36] 見丸山キョ子〈源氏物語對白氏文集受容的概觀〉《源氏物語與白氏文集》（東京：東京女子大學學會　1964 年 8 月）頁 122
[37] 本文裡的《白氏文集》詩句皆引用自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台北：藝文印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秋的旨趣。紫式部亦的確閱讀過《白氏文集》，但另一影響《源氏物語》甚鉅的〈長恨歌〉，則除了悲秋外還兼具有失去所愛的母題，「黃埃散漫風蕭索 雲棧縈迴登劍閣-----蜀江水碧蜀山情 聖主朝朝暮暮情 行宮見月傷心色 夜雨聞鈴腸斷聲」「秋落梧桐葉滿階 西宮南內多秋草 落葉滿階紅不掃」等的句子皆是。悲秋之歌雖早已出現在《楚辭》裡[38]，但白居易的〈長恨歌〉除秋季本來的感傷外，還更深入的吟詠出當事者本來之心境。玄宗本就心情哀傷煩悶，又面對蕭索秋景，當然是愁上加愁。雖有「生離」「死別」之異，與昔日的密友即將永別的源氏公子此時此刻的心境與玄宗皇帝應是十分的相似。而六條御息所的「蟲鳴更添愁無線」亦具有長恨歌裡的「夜雨聞鈴腸斷聲」的趣旨。因此這兩首和歌除了〈暮立〉外，亦具有〈長恨歌〉的悲秋情趣。不過，作者在此則是借用該悲秋情趣來強調生離的感傷場面。其次同樣是〈賢木〉卷裡敘述六條御息所遭遇的一節。六條御息所與其女齋宮即將赴伊勢，兩人於申時入宮。由於兩人都是氣質高雅體態優美的女子，因此有很多人前來瞻觀行列。乘著轎子入宮的御息所回想已故的父大臣當年悉心教養，指望她入宮後榮登后座，未料卻遭逢東宮太子早逝的不幸，事與願違。今日再度入宮，觸景傷情，令她感慨萬千。「她十六歲入宮，當已故東宮太子的皇妃，二十歲與皇太子死別，今年三十歲，重見九重宮闕」[39]這段描述頗具「上陽白髮人」裡「玄宗末時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的感傷情懷。又同卷裡源氏公子與藤壺皇后兄長兵部卿宮互相酬唱的和歌裡出現了「池面結冰澄如鏡 不見父影心傷悲」[40]的詩句。此句固然有蹈襲《大和物語》第七十二段〈池鏡〉裡「池面依舊澄如鏡 不見故影心傷悲」和歌歌語的可能性，但這是平兼盛悼念敦慶親王而作的詩句，平兼盛[41]卒於 990 年，在其有生之年，《白氏

1971 年 2 月）

[38] 見志村良治〈秋之詩〉《中國詩論集》（東京：1986 年 2 月 汲古書院）頁 248

[39] 註十五同揭書頁 85

[40] 註十五同揭書頁 92

[41] 片桐洋一等校注・譯《竹取物語、伊勢物語、大和物語、平中物語》《日本古典文學》8（東京：小學館 1995 年 11 月）頁 3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集》已傳至日本[42]，平安文人亦頗愛讀《白氏文集》。「池鏡」二字及該和歌構想應是來自《白氏文集》〈兩朱閣〉裡的「柳似舞腰池似鏡」。而喜愛《白氏文集》的紫式部在寫這首和歌時亦應不止於僅是透過《大和物語》間接受到〈兩朱閣〉詩句的影響而已。亦可能直接看過這首白詩。又桐壺帝亡故後，眾人寂寥的過了新年，源氏公子心情鬱悶，只是籠居家中，

> 正月是地方官任免的時節，往年每逢此時，源氏家必是車馬盈門幾無空隙，桐壺院在位時自不必說，退位之後還是照舊不變，然而今年門前冷落了，帶了舖蓋前來值宿的人，一個也沒有[43]。

這段描述很明顯具有白居易〈琵琶行〉裡的「門前冷落鞍馬稀」的痕跡，加入這種描述後亦讓讀者預想及源氏公子可能遭逢和白居易同樣遭左遷的命運，整段文章洋溢著落寞寂寥的氣息。

退居三条宮的藤壺皇后一心向佛，其宅邸亦是冷清寂寥，即便新年到訪，依舊人影稀少。

> 往年每逢新春，必有無數王侯公卿到這三條宮邸來賀年，門庭若市。但今年這些人過門不入，大家爭相前往右大臣府邸去拜年。世態炎涼，深可悲嘆。正當此時，源氏大將以英爽之姿，專程來訪，真是以一當千，宅邸之人不禁感激涕零。[44]

這裡形容藤壺皇后宅邸三條宮目前情景亦同樣具有〈琵琶行〉裡的「門前冷落鞍馬稀」的旨趣，感傷情趣濃郁。此外形容源氏的來訪，真可說是「以一當千」一詞則是借用了《昭明文選》卷四十一〈李少卿答蘇武傳〉裡的「疲兵再戰，以一當千」的字句[45]。又同卷裡敘述源氏公子與中將（左大臣之子、源氏公子妻葵夫人之兄弟）舉行漢詩掩韻的一節。

---

[42] 按藤原佐世的《日本國具在書目錄》（891～897 年）記載道：「白氏文集七十卷白是長慶集二十九卷」可見十世紀以前白氏文集已傳至日本

[43] 註十五同揭書　頁 93。

[44] 註十五同揭書　頁 127。

[45] 見李善註《增補六臣註文選》（華正書局 1979 年 5 月）頁 758。註十五所揭書《源氏物語》　頁 127 的頭註亦有提及，但該書將其寫成二十一卷，與本來《文選》的卷數不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夏雨連綿，叫人悶得發慌，有一天中將叫人拿了些有名的漢詩集來到二條院，源氏公子也命人打開殿內書庫，將以前未曾啟封的若干書櫥裡選出一些珍貴的古漢詩集來，召來許多精通此道的人物。（中略）分為左右兩列，相對而坐，競賽掩韻，獎品之精美，世間罕見。（中略）其間困難的韻字甚多，屢次使得著名的博士周章狼狽。源氏大將便時而加以指點，足見其才學精深無比。眾人嘖嘖讚嘆，互相告道：「公子何以能有如此全才，定是前世修來的，才會如此聰慧過人」，（中略）兩天之後中將舉辦認輸的饗宴，排場雖非特別盛大，然而盛裝食物的各種檜木箱十分優美，還有各式各樣的獎品，時值階前薔薇剛綻放，景象比春秋花季更優雅[46]

古註及多位學者都指出「時值階前薔薇剛綻放」的句子是蹈襲了《白氏文集》卷十七〈薔薇正開春酒初熟因招劉十九張大夫崔二十四同飲〉裡的「階底薔薇入夏開」之詩句。[47]筆者亦深以爲然。然而由這段描述亦可看出平安貴族日常生活之一端,漢詩是貴族男性的必備教養之一，不懂漢詩，便被視爲才學疏淺。中將及源氏公子所收藏的漢詩集裡當然亦包括了廣爲平安人所熟知的《白氏文集》,他們競賽掩韻時一定少不了白居易的詩，甚至可能是以白詩爲主，因此紫式部在介紹其週遭景物時，亦配合其雰圍寫出了《白氏文集》裡的詩詞。而在這一群精通漢詩文的飽學之士中，又以源氏最出類拔萃，甚至連博士都遠不如他。藉由這段描述可窺出紫氏部意欲強調源氏公子不僅是一位理想的政治家，還是一位聰慧過人，才學超群的文學家之意圖。

此外，在〈須磨〉卷裡描述的源氏準備動身前往須磨的一節，亦提到《白氏文集》:

> 客中所用物件，僅選日常必須用品，並且不加裝潢，力求儉樸。又帶些必要的漢文書籍，裝白氏文集的箱子和一張琴也一齊帶

[46] 註十五同揭書頁 133
[47] 註十五同揭書頁 1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去。[48]

這一節裡具《白氏文集》卷二十六〈草堂記〉裡「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卷」的旨趣亦是不爭的事實。而透過這樣的描述，使讀者自然將貶居至須磨的源氏公子與流放至江州的白居易連想在一起。此後，與白居易處境相同的源氏公子一再吟詠出白居易的詩亦就成爲然的歸趨了。

源氏公子到達須磨浦之後，

> 回顧來處，但見雲霧瀰漫，群山隱約難辨，誠如白居易所云，自身正是「三千里外遠行人」了。[49]

這裡的「三千里外遠行人」正是引用自《白氏文集》卷十三〈冬至宿楊梅館〉裡的第二句詩句。亦由於引用了這一句詩句，道出離鄉背井逐客的無奈，而蘊育出一股難以言喻的哀傷。

當中除了白詩之外，亦提及了有同樣遭遇的屈原，途中經過大江殿時，源氏公子即景吟了一首詩：「身比唐國留名者，前途渺茫更難卜」這裡的唐國留名者是指屈原，屈原既是名政治家，亦是一名傑出詩人，源氏公子目前處境亦與屈原的遭遇有頗多類似之點。作者藉由言及屈原來敘述源氏公子的處境。作品裡的源氏公子對於今後自己的命運全然未知。因此他覺得自己的遭遇比屈原更可悲，作者透過這首和歌來凸顯源氏公子內心的傷悲與無助。

且說須磨浦上，到了吹起蕭索秋風的季節，

> 源氏公子身邊人少，都已入睡，只有公子一人醒著，他從枕頭上抬起頭來，但聞四面秋風猛厲，那波濤聲似乎越來越近，彷彿就在枕邊，眼淚簌簌而下，幾乎叫枕頭浮了起來。[50]

這一段的從枕頭上抬起頭來聽風聲與波濤聲的部分亦被指出具有《白氏文集》卷十六〈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五首〉中第三首裡的「遺愛寺鐘欹枕聽，香爐峰雪撥簾看」的「欹枕聽」[51]然

[48] 註十五同揭書頁 178
[49] 註十五同揭書頁 178-179
[50] 註十五同揭書頁 190
[51] 同註四十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在借用白詩的文字及其表現手法之時，作者亦逐漸融入白居易所處的中國文人世界裡，源氏公子的人物造型，亦逐漸具中國文人的特性，寄情於詩，藉琴紓怨。且看前文之續文：

> 源氏公子暫且撥弄了一會兒琴，自己聽了亦不勝悽楚之感，便停止彈琴，吟詩道：「濤聲哀似離人泣，莫非風從故鄉來」[52]

除了琴詩之外，源氏公子還擅長書畫：

> 無聊發悶之時，便將各種色彩的紙黏貼起來，在上面信筆揮毫，又在珍貴的唐綾上隨興作畫，貼在屏風上，那些畫的確畫得非常美妙。[53]

詩書琴畫樣樣精通，這正是中國理想的文人造型，喜愛中國文學的式部不僅大量攝取白詩，還將源氏描寫成一風雅的文人。

又當源氏立於望海的迴廊上時，

> 空中有羣雁，排成一行，飛鳴而過，雁聲與槳聲幾難辨認，公子對此情景，不禁感慨泣下。[54]

古註早指出這節蹈襲了《白氏文集》卷五十四〈河亭望情詩〉裡的「晴虹橋影出，秋雁櫓聲來」[55]又入夜時，一輪明月升上天空：

> 源氏公子想起今宵是十五夜，回想若在京城時，此時正在殿上飲酒作樂，那種情景真令人懷念。然而今宵各處或有不少密友，正在對月長嘆吧！面對明月，愁思上湧，繼而吟道：「二千里外故人心」，聞者又照例感動流淚。[56]

這節亦是蹈襲了《白氏文集》裡卷十四〈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的旨趣。顯然作者擷取了這兩首白詩的詩句，亦是爲了要凸顯觸景傷情的源氏公子的悲嘆與哀傷，此時的源氏公子儼然一易感多愁之詩人。又所謂的「密友」即指異性摯友，這位公子在多處都有親密的女友，這顯然亦是眾多中國風流文人的特性之一。

當源氏久居須磨，正在發悶之時，左大臣家的三位中將（葵夫人

[52] 註十五同揭書頁 190-191
[53] 註十五同揭書頁 191
[54] 註十五同揭書頁 193
[55] 註十五同揭書頁 193
[56] 註十五同揭書頁 1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兄）來訪了，中將現已升任宰相了，人品優越，時望隆重

> 宰相看源氏公子的居處，覺得很富有唐（中國）的風情，四周景物幽雅如畫，竹邊的籬笆、石階、松柱，雖然簡單樸素，卻風情別具。源氏公子打扮得像個山農野老，（中略）雖然令人看了覺得好笑，卻十分清雅。（中略）棋盤、双六盤、彈棋盤，都是鄉下產的粗貨。[57]

作者特意強調其居處具中國風情，而當中「竹邊的籬笆、石階、松柱」正是借用自《白氏文集》裡卷十六〈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的「五架三間新草堂，石階桂柱竹邊牆」詩句。其居住雖然「簡單樸素」卻「風情別具」，源氏公子儼然是白居易流的中國文人，縱然謫居鄉村，也不失其風雅本性，屋裡還擺著「棋盤、双六盤、彈棋盤」，顯示其日常生活仍缺不了詩書琴棋畫。具濃郁的風雅文人氣息。

下面這一段作者更直接將源氏公子與宰相兩人比擬成白居易與元稹，

> 是晚兩人徹夜不眠，吟詩唱和，直達天明，但宰相亦擔心此行遭人物議，急欲還都。他這樣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反令源氏增添傷悲，於是舉杯吟道：「醉悲灑淚春盃裡」，左右隨從之人，聞之無不垂淚。[54]

這裡的「醉悲灑淚春盃裡」正是《白氏文集》卷十七「十年三月三十日別微之於禮上，十年三月三十一日遇微之於峽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別，言不盡者，以詩終之…」裡的詩句，作者借用這句詩句，將源氏他鄉遇知交，卻又不得不匆匆分離的哀嘆描述出來，換言之，不僅是言行，作者甚至連源氏公子內心的感情都將之比擬於白居易。

紫氏部在描寫源氏公子貶居須磨之際，亦借用了不少中國詩，除了文選外，更是大量攝取《白氏文集》的詩詞，在某些部分甚至將源氏公子比擬成白居易，藉此讓讀者聯想及遭流放時的白居易，並體會出源氏公子內心的無奈與悲哀，此外還營造出具中國風情的世界，仿

[57] 註十五同揭書頁 205
[54] 註十五同揭書頁 2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的「風流之士」，將其描繪成一個感性，懂得生活情趣，且又多才多藝，琴棋書詩畫樣樣精通的風雅文人。

四、小結

《源氏物語》雖以描寫源氏公子的私生活爲主，但〈退居須磨記〉卻是描述源氏公子遭右大臣派系構陷而自貶至須磨之物語，因此這段物語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作者亦分別由兩個層面來描述主人翁，在「公」源氏是謫放的攝政大臣。於「私」則是一名才學出眾的貴公子。而在描寫身爲政治家的源氏公子時，因爲其在政爭中遭受除名而自行退居須磨，故作者除了參考平安時代幾位遭受流放的名政治家的例子外，亦大量汲取中國史書裡的典故，當中尤其多次蹈襲或提及周公的典故，除了源氏公子自稱爲「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外，受召還的情節裡還加入周公暴風雷的故事，作者意欲將其比擬爲理想的政治家周公之意圖顯而易見。又在描述源氏公子的「私」的一面時，作者則大量擷取中國詩句，特別是白居易的詩，有些部分甚至將其言行及其內心感傷比擬成遭流放時的白居易，藉此凸顯源氏公子的哀嘆。此外，又汲取中國文人的多種特性，將其描述成一才藝不凡，解生活情趣的風流才子。換言之，於「公」，作者意欲將其塑造成一位理想的政治家，於「私」則是一位富個人魅力的「風流之士」。作者意欲將源氏公子描寫成一世間少見的理想人物意圖顯而易見。而由於作者在將其理想化之際，是以古代中國理想中的政治家及文人爲其典範，因此爲了要營造其雰圍，藉以引起讀者的共鳴，作品裡融入了不少與該理想中的人物有關的典故及文學，亦因作者大量攝取這些典故與詩詞，不僅使得物語的世界更豐富精彩，生動感人，亦使其主人翁理想化策略得以成功達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